

李子干小说

李子干 著

世界上的事情，确实是
不是因一个非学即技的简单
就解决什么事情都显得简单
他，有一类则谁也无法
感情。我仍是有些情的，至
临畏有这些情的。

“听——她！”

“谁？”

是在我面前的出发，笑
自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把
去引向山口。几秒钟后，伴
阵快节奏的脚步声，一个
影，从山口飘然而过。

“五味瓶”，未
求易的复杂。此刻，或晚
又已回，我的心里，“五
路熟时，还是“啊”——
：她，是有什么人？你又
？她反了，为什么干？
又为什么干？有希望也望
有谁能认可的不得化焉
别会同呀？

——什么都没有。
我刺头孩子一火熟，或
那晚，我白天多情、单相思？
不是——不是，什么都不是。

（自然地）
（轻轻地）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O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李子干 著

李子干小说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WEN YI CHU BAN SHE
100000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子干小说/李子干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306-5054-7

I. ①子…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696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字数 238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20.00 元

胡嘉

胡嘉：你最近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胡嘉：我最近工作顺利，学到很多东西，
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感觉很有收获。
胡嘉：那就好，希望你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不断进步，取得更大的成就。
胡嘉：谢谢你的鼓励，我会努力的。
胡嘉：最近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胡嘉：最近确实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参加了一个比赛，还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胡嘉：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计划？

胡嘉：我计划去旅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胡嘉：旅行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让你放松心情，
增长见识。

胡嘉：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胡嘉：祝你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胡嘉：谢谢，祝你也一样。
胡嘉：再见。

胡嘉：再见。

胡嘉

胡嘉：你最近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胡嘉：我最近工作顺利，学到了很多，
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感觉很有收获。
胡嘉：那就好，希望你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不断进步，取得更大的成就。
胡嘉：谢谢你的鼓励，我会努力的。
胡嘉：最近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胡嘉：最近确实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参加了一个比赛，还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举重若轻 别开生面

刘乐群

和子干是老朋友，这本由若干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编辑而成的《子干小说》出版，我很高兴。他要我作序，只得从命。

除了小说，子干还针对小说创作方面的问题写了一些杂谈。如果既读他的小说，又读他的杂谈，便会发现其相融相通的“奥秘”。古希腊文艺评论家贺拉斯，曾经形象地把文艺批评比作“磨刀石”，把文学创作比作“钢刀”。说“磨刀石”本身切不动什么，但它能使“钢刀”锋利。子干借助贺氏这一经典论述，写了一篇《磨刀石与螻蛄蛄》的杂谈，批评了有些作家把文学评论看作螻蛄蛄叫唤的错误观点。我想，拿子干的“磨刀石”，来对照他的小说创作实践，即可看到他自我的互为关照，所收到的相得益彰的“双效”。

黑格尔讲：“形象的表现方式是作家感受和知觉的方式。”子干参加过军、当过公务员、从事过编辑，并经历过我国经济方式的转变，因而伴随着他的人生经历，便“感受和知觉”到战场、官场、文场和市场的情境，而从中有所表现与发现。

战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小说也是一种生活的回忆。这个集子中有数篇小说，是描写当年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的。如微型

子干小说

zi gan xiao shuo

001

小说《爷爷最后的故事》中的“爷爷”，是位“经过抗美援朝，立过大功的志愿军战士”，平时他向孙女讲过一些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故事，但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在孙女要求下，他讲述了个人刚入朝在机关当兵时的一则故事。他夜里初次站岗，总是草木皆兵心里害怕，把草丛中的萤火虫光亮，当成敌人偷袭而乱鸣枪，暴露了自己的队伍，而受到通报批评。并把“文件的纸都发黄了也揉皱了”的“关于战士周大勇(爷爷)胡乱鸣枪的通报”拿出来让孙女看，并说“为了克服恐惧心理，我要求下到战斗连队，在炮火和厮杀中练出了胆子。”真实表明无畏的英雄也是经历了恐惧心理锻炼成长的。短篇小说《战地花朵》中，和描写了在朝鲜战场上，女报务员魏蓉与一台长一摇机员两位男性之间的爱情纠葛。但到了战斗关键时刻，台长为了完成战斗任务，自我牺牲了生命，保护了胜利和“情敌”战友小刚。在战场上战士之间的爱情纠葛，过去被视为禁区，《战地花朵》中不仅做了描写，而且描写得实事求是。这正如作者在《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作品》的杂谈中所说：要想使作品“融奇崛于平淡”“绝不能单从艺术手法上着眼，而应该首先设法具备对待生活、生命的举重若轻的平静心境和态度，学习能够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作品……”我们读毕淑敏的初期作品，能强烈的感到生命意识的震荡，就在于她曾体验过“死亡”，而读《子干小说》中关于战场的描写，便也有一种“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作品”的感觉，这是他亲身感受所致。

官场。当前一些写官场腐败现象的作品，过于赤裸，缺乏“绘风绘树叶、绘水绘回澜”的“艺术起于至微”的底蕴。集子中微型小说《书房》，并未写贪污、受贿、买官、跑官、权钱交易这些司空见惯的素材。而是写吴副厅长迁入新居后，“忽然变得好客起来”，来人必请“参观他的书房”，书房中“矗立着一圈十二个顶天立地油光锃亮的大书橱”，里面装满各种书籍。这是因为他听说新来的省委书记

“喜欢读书人和藏书人”，曾发现一位喜读书的副县长，破格提升。因此吴副厅长千方百计请来省委书记看一下他的书房，以便把其“扶正”。省委书记来后，应吴副厅长恳求，书写了陈云同志两句话“不唯上、不唯书”的“墨宝”，吴副厅长裱糊后“挂在书房的最显眼处”，后来当他打听省委书记身边人，知意义“蕴藏在墨宝里？”，他便反反复复读起来，“一遍两遍三遍五遍……读着读着，脸竟刷地一下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心也似被X光灼伤了般隐隐作痛。”在“不写之写”中收束，留下了让人回想的余地。

短篇小说《空气》，虽只勾勒了几个“小官僚”的脸谱：寇副局长的圆滑、办公室主任翁进轩的奉承、几个打字员逐波跟浪的麻木……在这种死水一潭的“空气”里，怎能容得有独立思想的新调来的女青年团员亚历呢？这两篇描写官场的小说，在艺术处理上实践着他在杂谈中所论述的“含蓄一些”的理念：“含蓄，不仅是文艺创作的手段，而且也是文学艺术的一大要素。”确如海明威比喻的“海里的冰山”，“露出水面的是它的八分之一，八分之七却藏在水里。

文场。文化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同样会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合体”，而是“过程的复合体”。微型小说《文化人》中的汪主编，一次出差乘火车被挤得无立锥之地，他把个人名片和一本由他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递给了列车员，让其“关照”一下。果然一位女列车员把他领到列车员休息室，并且客气了一番。回家后他向妻子宣扬了自以为是社会对文化的尊重。其实杂志里是他妻子“特意为孙子的班主任准备的，里面夹有一张用验钞机仔细验过的百元人民币真钞。但主编太太不愿把这西洋景揭穿。她想，还是让世界多一份美好吧，哪怕是虚假的呢！”

在短篇小说《节奏》中，主编老于头，“每遇到写当代青年男女情爱的稿子，总嫌‘进展太快’”，不同意发表。一次与“我”到边远小

城开会，“我”却与镇上歌舞厅的歌手姑娘，一个晚上的时间便成了“红粉知己”。这种超音速的快节奏现实，使得老于头回来后“主动把他以前‘似嫌节奏太快，令人难以置信’为由毙了的两篇稿子，从“我”手里要过去，在审稿笺上改批为‘节奏明快，有现实感，可发。’”前写汪主编被蒙在鼓里的自我感觉良好；后写于主编在现实面前的苏醒，正如其在《从现象到本质》的杂谈中所分析。因为任何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因此人的本质便是“历史地变生变化的人的本性”。否则，便被现象所遮蔽。所以他把认识本质看成“一个需要活到老学到老的永恒课题”。

市场。也许我们没有察觉，实际我们的生活是被那“看不见的手”所牵动，尤其在当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微型小说《团圆年》里，“空巢老人王大爷王大妈”，“掐着指头”算盼到大年三十这一天，等儿孙们来齐后一家子过个团圆年。最先到的是两个读中学的孙子，到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发短信”；“两个儿媳是一前一后相跟着来的，但刚进门时手里都举着手机，边看边念”；两个儿子“都是私企搞营销的，都握有许多客户。客户是上帝，得罪不得，拜年短信不可不发”。“老两口见跟谁也说不上话，搭不上腔，只好下厨做饭”，等“酒菜齐备，但老两口一连喊了几声开饭了，都无人入座。这个说，等一会儿。那个说，不忙。这个说，等我再发两条。那个说，你们先吃吧，甭等我……”老两口千盼万盼盼来的团圆年，就这样在饭冷菜凉中失去了传统的年味儿，人们更关注家庭外的市场。

在短篇小说《古编辑卖书》里，那位“个人工资高低、奖金多少，从不计较不说，对热衷谈钱、争奖、向钱看，把每个硬币都当作天空的太阳的人，也一向瞧之不起”的古编辑，和出版社同事们，在社长的动员下，“为了广开渠道、处理库存……利用节假日到公共场所

摆摊卖书”。在摆摊卖书的市场,这位久坐办公室和文字打交道的古编辑,是那样的手忙脚乱、无所适从,像瞎子摸象一样。这不由使我想起子干的一篇《作家与经济》的杂谈,内中提到:“不言而喻,知识面窄,确实是羁绊我们创作水平更上一层楼的一个严重问题。就目前来说,作家之于经济,似乎显得尤为迫切,为什么?因为‘经济问题’已‘处于当今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首位’。这正如恩格斯所讲:“任何道德的精神变化都要从经济事态中得到解释”。《团圆年》和《古编辑卖书》其内涵就是如此。

作者不仅面对社会的重大问题:战场、文场、官场、市场有所反映,而且以“反常合道为趣”进行展示,故而使小说构成举重若轻、别开生面的艺术特色。也许由于作者是资深编辑,对文字的发音语义掌握得比较精确,但用人物念错白字构成小说细节或情节,就有些不太大众化,而影响文学的典型性。

目 录

举重若轻 别开生面·····刘乐群 001

第一辑 微型小说

英雄故事·····003

战斗故事·····005

爷爷最后的故事·····007

非请不到·····010

书房·····012

学问·····014

茶道·····017

三句话·····020

不是最大就是最好·····022

送水·····024

局长三哼·····026

查体·····028

入院与出院·····031

拍黄瓜·····	033
拉郎配·····	035
警示餐·····	037
游刃·····	040
力度·····	042
对话·····	043
对策·····	045
文化人·····	049
恩格斯的幸福观·····	052
朝浮夕沉·····	055
名门之后·····	057
波斯猫·····	059
纯情教授的艳遇·····	062
招聘·····	064
招聘续篇·····	066
谁家的花盆·····	068
爱心·····	071
表亲·····	073
团圆年·····	076
吸引·····	078
父与女·····	080
狼外婆·····	083
压根儿没提钱的事儿·····	085
买瓜记·····	087
八分邮票·····	089

互代·····	091
完美·····	093
分工·····	095
衡·····	097
相面·····	099
承包·····	101
静·····	103
杈·····	105
小龅牙·····	107
嘿嘿嘿·····	109
新发现·····	112
第四者·····	114
忏悔·····	116
雪夜晴晓·····	118
小挨刀的·····	120
背感·····	122
普工·····	125
小脑壳·····	129

第二辑 短篇小说

空气·····	135
犹抱琵琶·····	148
第八个就是你·····	161
拖鞋·····	166
比严二老官多伸出一根指头·····	173

岁月·····	181
玲玲·····	186
木头与搅和·····	191
节奏·····	197
小资产·····	204
缺·····	213
将遇良才·····	218
斗法·····	227
事已过三·····	239
战地花朵·····	246
美人关 丑人关·····	254
歪打不着·····	263
“充气机”趣事·····	280
当代屈子·····	287
古编辑卖书·····	293
坦然·····	300
补课·····	306
另类将军·····	310
“小六九”相爱记·····	317
璇子·····	322
后记·····	326

第一辑

微 型 小 说

英雄故事

已经跨入古稀行列的老英雄孙国全，几十年来，不知作过多少次激动人心的英烈报告，讲过多少回生动有趣的战斗故事。

一次，他应邀到一所大学作报告，作完报告，又被新闻系的一些学生从礼堂拉到教室，进行实习采访。要求是，只能讲他个人。他被缠不过，便讲了一个他从未讲过的、有关他自己的“保留”故事——

在上甘岭战役坚守一个高地的战斗中，我腿部负了重伤，不得不躺在担架上，随战友往下撤。不料，没走多远，敌机就在附近投掷了一枚炸弹。一片弹皮不偏不倚正崩在我的下嘴唇上。也怪这下嘴唇太经不起考验，一下就被崩裂一个大口子，成了兔唇豁嘴子。流血疼痛不说，说话还透风漏气。

我被抬到山下一个废旧掩体里。抬担架的是黑铁塔般的战士大牛和纤巧瘦弱的女卫生员小周。小周问我：“孙连长，咱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不是去野战医院嘛，走啊！”

“这儿离医院大约二十公里，我们……我们最快也要三个半小

时才能赶到。可这么长时间，伤口恐怕就难以缝合了。”小周低着头怯怯地说。

“难缝合就难缝合吧，怕啥！”我心想，命都可以不要，这点小伤算什么。

“那……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啊！”小周含着满眼泪水，深情地瞥了我一眼，急忙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嘟哝说，“破相，一辈子！”

“那你说咋办？”

“马上缝合。”

“那就缝吧。”

“没有麻醉药。”

“有什么？”

“只有针和线。”

就……这样，大牛死劲按住我的手和腿，小周哆哆嗦嗦把我豁了的嘴唇缝合在了一起。大牛松开我时，我的身下被压出了一道沟。小周浑身上下全湿透了，瘫软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是什么力量支撑您不畏剧痛，接受这样的‘手术’？”他讲完后，一个学生问他。

“是怕。”

“怕？怕什么？”

“怕留下残疾，不好找对象。”

“在那样的生死关头，您怎么还能一下子想到这个事？”

“是……是小周眼神的启发。因为，在这之前，她从未用这种眼神看过我。”

“那……你们？”

“明天就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

2004年12月